

周口老街归去来

童建军

近日,笔者一行趁午后时光再次到周口老街,新街(现荷花路)、文化街、北山货街一带走访调研,看到新街一侧市级文保单位“李家大院”的门楼已经修葺一新,其南面省级文保单位“周家口抗日保卫战指挥部旧址”的主房也已整修完毕,侧房即当时指挥部所在正在修缮中。如是一观,觉得周口老街的历史文保工作有了新的气象,对周口老街的有机维护更新多了一丝遐想和期待——周口老街归去来。

说起周口老街,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周口老街指周口自明洪武年间在沙河河北岸依寨结庐形成永宁集,然后经年发展延续下来的老的街道街区街坊。狭义的周口老街则专指河南岸的老街,明永乐年间称子午街,有子午集,冲子午街北口开辟了渡口,被来自山西的周姓移民所承并称周家渡口,周口因而得名。随着集市的发展,老街的西侧开辟了相对而言的新街,明朝末年,连接老街新街又形成了中正街(现文化街东段),由240块红石板铺就,所以又叫“石头巷”。连接延展,又有了山货街、剪股街、西大街、永兴街等,无论从广义和狭义而言,讲周口老街是周口城市的源头和根脉实不为过。

周口老街见证了周口百业繁荣的盛景。周口因水而兴,因水而荣。明成化年间,蔡河下游淤塞,扶沟知县李增自吕家潭南张单口另疏新河,迤逦西南至县东北五里许张会桥,于双泊河流出境,绕西华三面,下至周家口入沙颍河,贾鲁河始通周家口。“万家灯火伴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明万历年进士熊延弼《过周家口》),三川交汇漕运发达造就了周家口的繁荣,到清康熙时期达到鼎盛。清乾隆十二年的《商水县志》曰,“周家口集旧在沙河两岸,仅有子午街(老街)一道,居民数家。国朝治平百年以来,人烟聚杂,街道纵横,延及淮宁境,连接永宁集,周围十余里,三面夹河,舟车辐辏,烟火万家,桅樯树密,水陆交会之众,财货堆积之藪。北通燕赵,南接楚越,西连秦晋,东达淮扬,豫省一大都会也。”据记载,周家口鼎盛时期,有大小码头20多个,街巷116条,人口20多万。商贾行当习惯于集中到一条街巷经营,于是很多街巷便以行业命名,比如山货街、弦坊街、牲口市街、果子街、油坊街……从业者各敬其祖师,兴建庙宇,于是又有了关帝庙街、平王庙街、火神庙街、圈神庙街、文昌官街等,再有大同乡会馆10处,林林总总,比

肩争辉,好不热闹。

周口老街维系着周口文化特质的传递。关于周口老城的文脉和文化特质,周口市政协编辑出版的《三川记忆》中有这样的表述:周口中心城区的有形特质是水,无形特质是商,上善若水,以义取利,水与商的融合,形成了周口人诚信尚义的禀性,可以说,水是周口之源,商是周口之脉,义是周口之魂。“亲水、重商、尚义”,这是周口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内涵。就此课题,周口师范学院副教授王国民《明清周家口街巷文化探析》也有专业的阐述,认为周口街巷有着丰厚的历史内涵和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富含“和合、诚信、厚德、进取”的人文寓意,体现着鲜明的城市精神,是研究周家口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回顾历史,周口老街里流传着颇多逸闻趣事,其中不乏讲究诚信以义取利的故事,并且周家口的许多歇后语和街巷有关,比如“周口老街的旗杆——独立独站”,这一旗杆原立于周口老街财神庙前,于1944年被毁,但该歇后语流传至今。

周口老街承载着周口历史乡愁的记忆。有人说,周口是一座水上漂来的城市。就此,笔者曾经写过《周口老城商脉考》,把周口老城商业的历史概括为“一条河,两个集;颍岐口,接千里;三川汇,成化始;千帆集,逐波兴;百条街,十会馆;讲诚信,义利行;老字号,意隼永;阑珊处,新芽萌;老城厢上流光影,新时代里看复兴。”周口老街的历史不仅是一部商业史,也是一部宏阔深邃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城市史,更是周口人经年累月的集聚、创业、生活和奋斗史,周口八景,市井万象,正史志书,坊间故事,非常丰富多彩,让人津津乐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口老街、新街、文化街、北山货街、剪股街一带曾是老周口的核心区,这里还保留着为数不多的历史街巷空间肌理和老房老院,比如连接老街和新街之间的红石板巷,春壤当铺旧址、同仁医院旧址、李家大院、张公馆、刘公馆等。查看1950年的周口市街详图可详细了解,葛庆亚老先生的画作《昔日家园》也有形象描绘。在《昔日家园》中,沙颍河穿城而过,贾鲁河汇流其中。低矮的民居,弯曲的街道,关帝庙、二板桥、磨盘山、铁水牛、剧院、电影院、文化馆、广播站、五间楼、牲口市、田园、三连坑等均在其中。再仔细看,县委、县政府(1950年为市委、市政府,1952年改为周口镇,属商水县管辖,县党政机关迁



昔日家园

葛庆亚 画

驻周口镇)、书店、银行、各类商铺在画中也显现,小镇既有独特的古朴风情,也充满着时代的共鸣。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注重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过程中,周口的很多老街区荡然无存,仿造再造,则必尊重历史。因此,加强对现存老街区街详图可详细了解,葛庆亚老先生的画作《昔日家园》也有形象描绘。在《昔日家园》中,沙颍河穿城而过,贾鲁河汇流其中。低矮的民居,弯曲的街道,关帝庙、二板桥、磨盘山、铁水牛、剧院、电影院、文化馆、广播站、五间楼、牲口市、田园、三连坑等均在其中。再仔细看,县委、县政府(1950年为市委、市政府,1952年改为周口镇,属商水县管辖,县党政机关迁

控制带。三要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做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工作,加强路、水、电的更新维护,并适时做好管线入地,合理配置公厕、垃圾转运站、公共停车位及口袋公园、街心绿地、特色雕塑及小品等,做好街区垂直绿化、组织引导好交通流线,打造老街区慢生活。四要充分尊重原住民意见,针对老建筑和文物的保护,区别不同情况,开展“针灸”式的微更新和“绣花”式的微织补,以点带面,逐步推开。五要借鉴北京南锣鼓巷和广州永庆坊等历史街区改造经验,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市民和专家学者的作用,保持历史定力,坚持以人为本,在历史保护和有机更新中求平衡,在时代创新创造中留住城市的根脉、魂魄、味道和乡愁。

李德哲:情系家乡吐芬芳

记者 吴继峰



李德哲艺术创作场景

李德哲是从周口走出的诗书画名家。面对家乡媒体的采访,他娓娓道来的讲述中透出情系家乡的浓郁情怀。1996年,李德哲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先后担任人民网书画主编、人民美术杂志主编,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家乡厚重的文化滋养了他的艺术生涯,这么多年,他也在不遗余力宣传推介周口文化。

李德哲出生在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周口是伏羲故都、老子故里,有“华夏先驱、九州圣迹”的美誉,被中华全国伏羲文化研究会誉为“中华文化发祥的重地”。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熏陶着李德哲幼幼的心灵,也在他心中埋下文艺的种子。

李德哲出身乡村,在农村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而正是年少时期在农村的这段宝贵生活经历,成为李德哲日后艺术创作的素材,也成为他历久弥新的记忆。李德哲自幼对画画情有独钟。在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他从邻居家借回一本名叫《孙悟空棒打白骨精》的连环画,连环画里的人物吸引了他。他找来几张复印纸进行临摹,把复印纸垫在画下面,再在复印纸上垫张白纸,就这样在连环画上一笔一画描起来。年幼的他看到临摹出的一大叠图案,心中甚是欣喜。可欣喜过后他却犯了难,因为临摹留下

的一道道痕迹让这本连环画变成了“老花脸”,还给邻居时他感觉“很不好意思”。这一情景让李德哲至今难以忘怀。

年幼时,喜欢画画的李德哲发现,跟着爷爷到农田里犁地的时候也能画画。他帮助爷爷将田地犁完整平,等到休息时,他就用树枝或鞭杆当画笔,把大地当画纸,画上树、画上牛,画出各种图案,甚至一旁吸着旱烟袋休息的爷爷也一度成为他作画的对象。这成了他最快乐的时光。遍地金黄的田野里,一个男孩痴情地画着他眼前那树、那牛,还有和他朝夕相伴的爷爷,那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呀!1996年,一次偶然的机,李德哲有幸进入人民日报社培训中心工作。在这里,他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拓宽了视野,而且在天天使用毛笔批改学员文章的过程中,书法功力日趋见长。两年后,他又进入人民网工作,一干就是十多年。其间,李德哲获得了和更多书画名家交流的机会,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在孜孜不倦的学习中,他的艺术创作水平日益提高。原本酷爱书画的李德哲,有了书画名家的指引和鼓励,更加全神贯注地搞创作。工作之余,他将全部时间倾注在了练习书画上,每天都用几个小时“笔走银蛇”。“剑不离手,曲不离口,练多了,自然熟能生巧。”李德哲每天抽时间练习书画的习惯延续至今。

“在我创作的这些诗中,有不少是反映家乡和农村题材的,对家乡的思念在诗中都有所体现……”谈起对家乡的感情,李德哲动情地说,自己虽然在北京工作、生活20多年,但依然惦记着家乡的一草一木。

2009年9月,怀揣着对家乡的眷恋和热爱,他以“问道丹青”为题在周口市博物馆举办了个人书画作品展,以特殊的方式向家乡父老倾诉一个游子的情怀。品读李德哲的画作,你能深刻感悟到,中国花鸟画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视觉艺术,更是艺术家借助笔墨谱写自己生命的创造与思想涵养的综合艺术,是一种完全依赖知识素养与生命价值而感受到的、散发着浓郁文化气息与精神美感的结晶。李德哲的花鸟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闪耀着文人画艺术的光辉,其创作特点表现在选题上,他的花鸟世界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观念,

以境入画,花鸟虫鱼、山川草木在他眼里皆为世上最悦耳之音符、最优美之画稿。画家或如端坐青萍之末,或似深入芭蕉椰林,撷取大千物象罗列于胸,观化酝酿,幻化成具体而自由的自在心象,所谓心与物游,成竹在胸,其间再经反复之笔墨锤炼,检视传统,精研古人经验,融会贯通。终至画思泉涌,临纸悠然,挥写物象而得其精神、性情,尽展艺术之生命力。

在画坛小有名气的李德哲,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当一个人有能力的时候,就应该为养育他长大的家乡出力了。”2014年年底,他在北京成功举办周口师范学院“十二人油画展”,共展出周口师范学院12位老师的80余件油画作品。李德哲表示,今后,他将积极组织更多优秀的周口书画家到北京举办展览,甚至到全国各地巡展,致力于传播周口文化,展现周口魅力,让更多人欣赏散发着周口泥土芬芳的中国画。

作为从老子故里走出来的诗书画名家,李德哲更重视在自己的作品里追求和表达“道”的精神。他认为,“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艺术家的终极目标就是始终不渝地对艺术本质力量的追求。这个本质力量要由画中所表现出的‘道’来体现。”他主张“‘道’要在整体上突出表现一种中华民族文化精髓,通俗点讲就是和谐之道、人文之道,大气与骨气,大视野与大胸怀,大目标与大创作。”作为研究哲学有成的学者,同时又是痴迷于绘画艺术并具较高悟性的画家,李德哲的水墨画显现出作品的宏大气势、生动形象,以及意境和哲理追求相辅相成的独特风格。他用深厚的哲学修养将现实世界与逻辑理念有机结合在一起,找准了艺术与哲学的契合点,画出了一幅幅具有鲜明个人风格、艺术特色的水墨葡萄画,其中如《玄珠》《紫玉》《霞光》《珠光》《西域情怀》《水墨玲珑》等,都深受画坛前辈和收藏家的好评。在李德哲的笔下,丰满多汁、晶莹剔透的葡萄,玲珑飘逸,尽显生命力的美妙和无尽。葡萄枝干的笔墨沉重有力,重而不浊,淡而不弱,力透纸背,显示了画家笔下功力的成熟。李德哲的画路相当宽,除了画葡萄、松、梅、竹、石俱能。作为一名学者,他没有走前人自标风雅、游戏笔墨的文人画老路子,而是以形神兼备、雅俗共赏为追求目标。在他的画里,和谐的精神、和谐的世

界是基本的格调,充满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温厚坚强的气质。画家关爱自然、热爱生活,是中国画的积极传统,他与冯大中合作的《松风高士图》,表现的就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美,一种虎虎生风的生命力之美,一种宁静悠然的静美。他笔下的荷花图,如《荷风如诗》《闻秋香》等,气势磅礴,雄健苍润,厚重醇朴而又稳健洒脱。其凝露苍拙的风格,将写意“荷”的阳刚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其画荷用笔磊落,能运腕使转,藏头护尾,气张笔敛,而起伏自如。荷叶用墨饱墨挥洒透,丰满秀美,水渍点润,自然灵动,笔意生动饱满,淡淡的变化中呈现出体积感。而荷花则设色淡雅,清丽脱俗,别有佳趣。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德哲的人生志向,无论做人或从艺,他都以此激励自己,所以他的画里有一种“骨气通达,质朴厚重”的气质,并日趋成熟。他很注意保护自己的母体文化,更骄傲于自己的文化身份。数千年传承不辍的古老文化传统,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当代知识分子有不可推卸的保护、传承和发扬的责任,这是李德哲体悟最深的道理。因此,“让世界人民享受中国画”,是李德哲坚持不懈的追求。在此基础上,他创建了自己的“三独”艺术观,即独立的崇高信仰、独立的艺术思想、独立的人文关怀。而在他的绘画思想里,中国画是中国哲学思想的艺术表达方式。

2015年8月,“非常道·李德哲画展”在美国洛杉矶举行,这是“李德哲全球艺术巡礼”新的篇章,也是李德哲“丹青梦”的又一次飞跃。这次展览,展出了李德哲以“自我、自由、自在”为核心表现的诗书画作品60多幅,是李德哲“三独”艺术观的又一次精彩呈现。李德哲的作品,一气贯通,体现了老子“天道自然”的哲学思想,从自我意识出发,从自由走向自然,从自然走向无限,最终以自在的形式,成就了精神与视觉的一次广阔漫游。最近两年,李德哲组建了专业的团队,致力于以音乐的形式把《道德经》传唱起来。目前,这个团队已经完成《道德经》的作曲和编曲工作。“咱们周口是老子故里,我也十分想为家乡做点事情。如果各方面条件允许,我计划把首场音乐会放在周口举行。”李德哲告诉记者。③6

弦歌书院考辨

李乃庆

弦歌台是纪念“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孔子三次到陈,在陈讲学四年,奠定儒家思想体系的圣地。弦歌台汉代为“弩台”,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移孔子庙于其上,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年)改曰“厄台”,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易名为“绝粮祠”,并在正殿后建讲堂数楹,曰:“知德书院”。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巡按御史赵继本易“绝粮祠”为“弦歌台”,后再无变化。可是,其正殿后面的书院却数次更名,至乾隆五年(1740年)更名为“弦歌书院”,至今沿用。然而,中间的几次更名时间和名字,志书中却说法不一。

2018年9月,弦歌台管理处为提升景区发展质量,挖掘文化内涵,曾组织专家组,为其献计献策,整理文献。笔者在受邀之列,在撰写升级方案和整理文献资料的同时,曾为弦歌书院写过简介。当时,以为自己拥有淮阳最全志书,简介中写了历史上的四个名字和定名时间,且认为写得很有“权威性”,并很快交给弦歌台管理处,立于弦歌书院前。2019年5月,为让更多的了解弦歌台的历史、故事和淮阳在儒家文化创始中的地位,欲着手编写《弦歌台》一书。因为要更详尽书写弦歌台,不得不把淮阳现存所有志书全部阅览。不料,却意外发现,历史上的弦歌书院不是曾有四个名字,而是五个。同时,已写定的更名时间也有错误。

造成这一现象,并非笔者大意,而是当时仅仅依据上面提到的两部志书。2007年,笔者出任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后,大海捞针,找到了失传数百年、且皆为孤本的清顺治《陈州志》、清康熙《续修陈州志》和清乾隆《淮宁县志》,并原版影印。修志一般规律,后志书要承接前志,以往的重大事件和内容若没有新的发现和佐证的情况,皆沿袭前志。《淮宁县志》相对《陈州志》《续修陈州志》成书较晚,且内容更详尽,于是,主要依据《淮宁县志》,而没有去认真关注前两种志书,认定书院名为“知德书院”,后三次更名思鲁书院、崇正书院、弦歌书院。这次重新阅读清顺治《陈州志》关于弦歌台的记述时,意外发现《淮宁县志》把《陈州志》中“万历初年兵宪计坤亨更名‘知德书院’为‘四科书院’”的记载给漏掉了。再看其后的清道光《淮宁县志》和中华民国22年《淮阳县志》,也都把这一句漏记了。

当再次研读清顺治《陈州志》时,发现“弦歌书院”最早的名字“知德书院”,各时期志书记载都一致,而在“思鲁书院、崇正书院”的记述中,前后时间却不一致,甚至有的前后颠倒。不仅如此,目前发现的淮阳最早的志书——清顺治《陈州志》,也有两种说法:《陈州志·厄台》载:“嘉靖七年巡按御史谭公纘增拓祠宇,题曰:绝粮祠。扁后堂曰:知德书院……万历二十九

年,徐公即登复建讲堂数楹,榜曰:仰止轩。更其堂,扁曰:崇正书院。”《陈州志·碑记》所载龚作肃的《三元庙主圣阁疏》一文中说:“丰城徐公节钺睢、陈,课士论文,常下于此曰:‘贞子贤能主圣,是固当与弦歌台并相,尊崇于弦歌台,内为崇正书院……’”(《陈州志·思鲁书院》)记载:“万历二十九年,豫章徐公即登以按察使驻节于陈,倡明正学,建讲堂于中,更名‘思鲁书院’。”同一志书中介绍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两种说法,令人费解。

阅读清顺治《陈州志·艺文志·古文》时,又有不同发现:《思鲁书院引》一文为睢陈兵备道徐即登亲自撰写,他只提“思鲁书院”,而没有提“崇正书院”。而该志在记述“厄台”时,说得很清楚:徐即登更名“知德书院”为“崇正书院”,而徐即登自己的文章里为什么只说“思鲁书院”而不提“崇正书院”?让人更不得其解。

又读清顺治《陈州志·艺文志·诗》,发现刊有徐即登多首诗,其中《重来陈州感兴》的开头是:“十载参藩此再游,陈州回首是并州。”说明徐即登任兵备道十年后又来陈州,他来此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徐即登(1544年~1626年),字献和,又字德峻,号匡岳,明江西丰城人,万历年元(1573年)中举人,十一年成进士。历官礼部郎中、福建提学副使、福建参政、河南按察使。著有《正学堂稿》8帙、《来益堂稿》4帙、《儒学要辑》8帙、《儒学》2帙、《易说》5帙、《书说》4帙、《诗说》5帙、《春秋礼记说》2帙、《逊国诸臣录》2帙及诗文若干卷,被誉为“士欽山斗”。士欽即钦贤好士,山斗即泰山、北斗的合称,犹言泰斗,比喻为世人所敬仰的人。

经反复考证志书的记载和徐即登的诗文,终于明白:徐即登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任睢陈兵备道,掌管归德州、陈州、睢州三州的军务,监督这里的军队,管理这里的兵马、钱粮和屯田等。这一年,徐即登驻节于陈州,更名“四科书院”为“崇正书院”。十年后再来陈州,不仅写了很多诗篇,并将“崇正书院”又更名为“思鲁书院”,并撰写了《思鲁书院引》一文。“崇正书院”“思鲁书院”皆为徐即登定名,只是时间不同而已。清顺治《陈州志》修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与徐即登两次更书院名相隔五六十年,志书编撰时,不同篇章由不同的编撰者撰写,因而出现疏忽,所以造成上述混乱情况。

因此,得出结论,弦歌书院自建院共有五个名字,其时间是:明嘉靖七年(1528年)曰:“知德书院”,明万历初年更名为“四科书院”,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更名为“崇正书院”,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更名为“思鲁书院”,清乾隆五年(1740年)更名为“弦歌书院”。

